反對派無意理性達普選

国每周輿論動向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早前表達中央「三個堅定不移」的 立場,上周繼續成為輿論焦點。各界人士和輿論認為,中央在香

港實行普選的態度一直是堅定不移、積極和真誠的。但是,反對派完全無意理性達成特首普 選,只想鬧事攪亂本港。激進勢力在反對派中抬頭,進佔了主流地位,溫和反對派站不穩, 現在更可謂「見光死」,「一出嚟就會畀人打死」,看不出有溫和反對派走出來理性討論的可 能性。不少社會人士坦言對今次政改十分悲觀,但還是希望反對派能夠以理性妥協的態度討 論特首普選,若反對派堅持對抗不妥協,必須承擔政改一拍兩散的責任。

喬曉陽表示,中央在2017年落實普選的立場堅定不 移,各界人士和輿論對此高度認同。輿論指出,《中 英聯合聲明》並沒有提到普選,香港基本法第45條和 68條關於雙普選的規定,是中央將普選這最終目標加 進去的,這個承諾超越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 許多社會人士指出,全國人大2007年12月29日關於 「雙普選」的時間表,明確規定了未來實行普選前所 必須經過的五個步驟,即港人耳熟能詳的「五部 曲」,這是必須遵從的法定程序,這項規定正正體現 了中央對港人的信任,尊重港人的共識,照顧香港的 整體和長遠利益。只要走好這五步,普選目標就可實

「兩個前提」並不是新條件

喬曉陽指出,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有兩個前提,一 是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二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 人擔任特首。這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 數人認同,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喬曉陽這樣講,絕 不意味着中央不主張開展政改諮詢。社會人士指出, 「兩個前提」並不是新的條件,特區行政長官不與中 央政府對抗並且愛國愛港,是「必然之事」也是常識 (common sense),而行政長官必須與中央溝通是「唔講 都明,係人都知」的淺顯道理,不明白為什麼社會上

反對派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動輒以人權公約與 國際標準來否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有關特首普選的規 定,企圖迫使中央接受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特首人選。 輿論質疑:「如果選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做特首,如 何管治香港?」許多社會人士強調,香港不是獨立的 政治實體,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在普選問 題上,香港的特首由選舉產生,但最後還需要中央任 命,不可能全部跟隨所謂國際標準。

基本法規定就是中央底線

反對派聲稱,「特首必須要愛國愛港」是新增的要 求,「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新 提法。但是,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須由中央任命, 須對中央負責。對抗中央者不能當特首,本身就是基 本法的要求和不可逾越的底線。社會人士認為,如果 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才是真正的 「災難」,香港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優勢 將喪失殆盡,投資者將紛紛撤離,屆時失業飆升,樓 股急瀉,港人生計堪虞。

對於反對派近來積極鼓吹「佔領中環」行動,更用 「愛與和平」包裝違法行動誘使市民加入。輿論指 出,目前激進勢力正在反對派內抬頭,「佔中」行動 屆時可能會失控,癱瘓中環甚至觸發衝突,對社會十 分不利,發生這些情況絕非香港之福,相信一般市民 都不想看到。

激進勢力正在反對派內抬頭

社會人士亦指,2010年時,反對派包括民主黨一部 分人,願意理性與中聯辦討論2012年立法會選舉辦 法,本來是個好開始,但2012年立法會選舉後,民主 黨、民協遭到反對派激進勢力大加施壓,他們為保住 在反對派內的地位,怕不夠激沒有市場,唯有從談判 桌往後退,現在已經沒有人敢理性看待中央政府,敢 與中央政府理性討論、對話。

社會人士進一步分析,原來激進的以及後來激進的 反對派,自知他們不可能威逼中央在底線退讓,於是 完全無意理性達成特首普選,只想鬧事攪亂本港,引 起國際社會注意,撈取更多政治資本,這種「只求手 段,不求目的」將成為本港隱憂:「如果在中環攪亂 成功『博拉』,使用武力來拘捕他們,這是新聞。不

拘捕他, (中環) 癱瘓了, 這也是新聞。他進退也有 好處。」有人預言本港可能陷入黑暗時期,唯有寄望 「大亂之後必有大治」。

「佔領中環」是與港人生計為敵

也有輿論認為,反對派「佔領中環」圖撈取更多政 治資本,完全打錯算盤。反對派「佔領中環」行動屆 時可能會失控,癱瘓中環甚至觸發衝突,等於癱瘓香 港經濟命脈,是與港人生計為敵。若反對派冒天下之 大不韙,等於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輿論認為,如果反對派不承認中央的底線,與中央 就沒有妥協餘地了。但是,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民主 是妥協的制度。妥協精神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不妥協的成本很高,會受到選民和道德的雙重制裁。 如果反對派拋棄妥協堅持「佔領中環」,香港社會和 經濟固然會付出很高成本,但反對派也會受到法律和 選民的制裁。



■喬曉陽上月在深圳與建制派議員座談。

資料圖片

會

央行重拳刺

汪

國國

際問題研究

「真普聯」昨日舉行研討會,在會上有市民對研討會只邀請反 對派講者感到不滿,也有市民批評「真普聯」違反基本法與人大 常委會決定的立場。主辦單位以有市民叫喊為由兩度中斷會議, 並且報警求助,最終更腰斬會議。「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指腰 斬會議令他感到非常沉重,認為香港政治文化受到挑戰,他又指 有人希望製造混亂云云。然而,這類政治議題的會議肯定會有不 同意見人士來發表意見,火花四射情況並不鮮明,現在不過有幾 名市民表達不滿,「真普聯」有必要如此小題大做嗎?過去社民 連等激進政黨粗暴狙擊政府、建制派活動不計其數,為什麼不見

在昨日研討會上,確實有市民高聲批評反對派的立場,但都是 動口不動手。「真普聯」既然高調舉行研討會,自然希望不同意 見人士都能夠表達意見,就算有市民稍為激動,但在這類會議是 常有之事,不足為奇,以此報警甚至腰斬會議並無必要。「真普 聯」究竟是因為有市民高聲叫喊,還是因為發言人士的立場不合 己意而一拍兩散,只有他們知道。但必須指出的是,在會上並非 只是一方開罵,反對派議員及其支持者同樣反唇相譏,甚至有恐 嚇之嫌,鄭宇碩將腰斬會議的責任全推在有關市民身上,並且上 綱上線,極盡抹黑之能事,這種做法不但偏頗,更是別有用心。

事件凸顯了反對派人士的雙重標準,在會議上其中一名嘉賓就 是社民連梁國雄,而他與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之流正正就 是本港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動輒以暴力手段去狙擊其他政黨團 體的活動,圍堵、破壞官員的落區。自梁振英就任特首以來,每 次落區都受到一小撮激進人士不由分説的衝擊搗亂,阻撓與市民 交流會面。更不要説當年「V煞」違法衝擊「遞補機制」論壇, 最終多名參加者更因此被捕,這些行為才是真正的製造混亂,挑 戰香港的政治文化。然而,鄭宇碩及反對派之流過去為什麼對這 些暴力行為沒有批評過半句,「沉重」過半秒?反而有市民表達 不滿,無衝擊無動手就要腰斬會議,藉此將不同意見的人士及團 體污名化,如此雙重標準難道這就是他們口中的民主?

事實上,「真普聯」的做法,也是為了掩飾內部的問題。「真 普聯」表面上整合了2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但各人都是各懷鬼 胎,近日因為「佔領中環」更引發了不少矛盾和裂痕。目前鄭宇 碩連召集足夠成員開會都有困難,在研討會上更只有幾名反對派 議員撐場,現場的反對派示威者也是寥寥無幾,示威不成反示 弱。鄭宇碩等人眼見昨日有市民到場表達不滿,於是乘機借題發 揮,將會議腰斬,並且以此為由暫時不再召開,免得出醜人前。 因此才有了昨日嫁禍他人的一幕。不過,「真普聯」不去思考自 身立場受到市民反感,不去改變與中央對抗的路線,反而玩弄嫁 禍的把戲,也實在太過低莊。

日本央行新行長黑田東彥4月4日出台了推動經濟復甦的新政 策,黑田東彥在解釋一攬子新政的公告中重點圈出了數字

這是一個極其大膽的承諾,許多經濟學家以及包括日本財政大 臣在內的官員均認為,在日本這樣一個被通貨緊縮噩夢糾纏了15 年的國家,完成上述任務幾乎不可能。在當今世界,日本是唯一 一個在大蕭條時代過後經歷漫長通貨緊縮惡性循環的主要經濟 體。

「2」: 通過把央行債券購買規模和貨幣基礎擴大至現有水平的 「兩倍」,在「兩年」時間內實現「2%」的通貨膨脹目標。

新政也帶有很大風險,比如可能導致價格增速快於工資增速、 出現新的金融泡沫或者龐大的政府債券市場崩潰。

黑田東彥向市場傳達的新信息是日本央行形象轉變工程的一部 分。該行在政策聲明中指出,預計新政策不僅會通過利率、資產 價格等傳導機制發揮作用,還將顯著改變市場預期。

日本央行首次給實現通脹目標設定了官方期限(「大約」兩 年),回應了外界對缺乏期限的目標沒有實際意義的批評。該行 表示,將通過結合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等央行實施的「量化寬鬆」 和更好的「質化寬鬆」來實現上述目標。

為降低通貨膨脹,日本央行表示將以每年最多70萬億日圓(約 合7,300億美元)的速度擴大貨幣基礎,直至實現2%的通貨膨脹

日本央行在最新的政策聲明中稱,將購買期限最長40年的日本 國債,以引導長期利率走低。此舉將使央行所持日本國債的平均 期限從目前的不到三年延長至大約七年。購債計劃會推動長期利 率走低,從而鼓勵消費者和企業進行貸款或消費。

日本央行還將加大與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有關的金融產品的購買 量,以提振股票和房地產價格,並鼓勵其他投資者也買進這類產

日本出口企業對日本央行的新政策表示歡迎,因為這使得海外 銷售的利潤更高,幫助日本產品在海外市場更有競爭力。但過量 的貨幣寬鬆可能導致日圓跌至危險水平,令燃料、大宗商品等進 口成本上升,並引起債券、股票和土地價格飆升。

香港為何需要本土製造業

香港要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經濟向前發展,提 供就業職位,促進社會流動性。重振本土製造業應該是 最佳選擇之一。業界希望現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一 定的功能和作用,採取積極態度,適度有為,要坐言起 行,盡快制定產業及有關政策,推動本土製造業,提升 經濟向前發展,造福市民。

經濟能夠持續發展和增長,是維持社會長期穩定和諧、人民享 受安居樂業的基礎。香港近年政治爭拗不斷,政府更要面對房屋 和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等諸多問題。要紓緩民間怨氣和提升社 會幸福指數,改善經濟是重要的途徑。現在回顧香港過去60年經 濟發展的過程和社會狀況,希望能為政府制定長遠經濟政策和提 升香港經濟動力作為參考。

製造業式微影響經濟長遠發展

簡略而言,香港經濟能夠從百多年前的轉口貿易逐步發展成為 今天的金融中心,起步是始於50年代後期的加工製造業。其後經 過30多年的產業替代和發展,大量中小企業的創辦和設廠,製造 業在80年代後期達到巔峰。當其時,製造業僱員人數達90多萬 人,產值佔本地生產總數約24%。工業產品出口,為香港賺取大 量外匯。香港經濟欣欣向榮,市民得以安居樂業。

但是,由於整體經濟的膨脹,造成勞動力短缺,生產成本上 揚,製造業被迫於80年代初開始外遷到內地和東南亞國家。到90年 代中期,製造業的生產部門絕大部分都已經轉移到珠江三角洲, 只留下銷售和設計等部門在香港,形成所謂「前店後廠」佈局。 至此,香港的經濟已徹底由製造業的出口帶動,轉變為以服務業 為主的經濟結構。現在,香港的經濟依靠金融保險業、物流運輸 業、產業服務和地產發展。加上大量來自內地的遊客,帶旺了香 港的零售市場和餐飲業。至此,香港已成為可能是世界唯一服務 型的獨立經濟體,工業產值不足GDP5%,僱員人數約20萬人。

但是應該認識到,香港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如新加坡或瑞士, 而非如紐約、倫敦或上海般的城市經濟。香港現在的經濟結構是 非常不理想的。原因如下:香港產業的服務客戶全在境外,市場 需求不受香港控制而是隨外圍經濟情況而改變。香港處於非常被

動的地位,這在屢次的金融風暴中有充分體現。其次,最近有報 道指由於其他國家的競爭,美國的汽車製造業萎縮不振,著名的 汽車城底特律,財政已面臨破產邊緣。底特律的單一經濟模式, 其經濟興衰的經歷,足為香港警惕。回頭看看香港,若果基於目 前狀況大膽預測,不久將來香港經濟將面臨嚴重挑戰。首先鄰近 地區金融服務業的建立,將對香港的金融保險業不無影響。其 次,珠江三角洲勞工供應漸趨萎縮,製造業如果向內陸遷移遠離 香港,肯定將會影響香港的航運業和物流業。至於旅遊業,由於 香港地少人多,承受外來遊客能力有限,這對旅遊業的持續發展 是終極的限制。這些都是影響香港經濟長遠發展的因素,政府應 該有應對的政策。

適度有為重振本土製造業

其實,本土製造業,不但能夠為香港賺取大量外匯和提供就業 職位,製造業也是科研成果的載體和為理工科學生提供實習場所 和就業的選擇。現在香港沒有本土製造業,科研成果只能售給境 外企業,香港納税人所得回報微不足道。

由政府歷年的統計數字可見,香港的經濟增長近年明顯落後於 新加坡等國家,而基於現在狀態下能夠大幅度提升經濟的可能性 並不太樂觀。所以香港必須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經濟向前 發展,提供就業職位,促進社會流動性。重振本土製造業應該是 最佳選擇之一。這在經濟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已略有討論, 會議結論認為「對製造業對香港的貢獻,要有重新的認識,要肯 定」。業界希望現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一定的功能和作用,採 取積極態度,適度有為,要坐言起行,盡快制定產業及有關政 策,推動本土製造業,提升經濟向前發展,造福市民。

最後,現在仍然有人認為香港其實有製造業,只是工廠設於一 綫之隔的深圳和內地。但嚴格而言,這概念並不正確。因為香港 是獨立經濟體和關稅區,境外的工廠,只是港人在境外的投資而 已,並非香港的製造業。否則,德國人在內地投資設廠,也屬德 國的製造業,所生產的名貴汽車也算是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了,顯然並非如此。何況,境外的製造業,對香港各方 面的貢獻,遠不如本土製造業。但是,無論如何,港資所擁有的 境外製造業,已經成為香港經濟的重要部分,政府應該繼續支持 和推動,希望能夠與本土製造業協力推動香港經濟向前發展邁

近期,「愛國者治港」成為本港廣泛議論 的話題。局外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多餘 的」話題,因為不論在什麼政治體制下,無 論哪個國家、地區的管治隊伍,熱愛、效忠 於其管治的國家、地區乃是天經地義的,各 國、各地區在領導人選舉和任命過程中,也 不會把它作為一個爭論的議題。熱愛自己的 國家,實在是一個公民應有的良知,何況是 領導人和管治團隊呢!然而在香港,這卻是 一個有重大現實意義和強烈針對性的議題,

必須予以澄清和強調。 乏對國家懷有敵意、甚至付諸言行的政治人 向祖國捧出的那顆心。

「愛國者治港」,就是映照香港社會心靈的 「普選」進行鬥爭的義舉。 一面鏡子。無論有怎樣的政治見解分歧,無論

狀況多麼不同,作為一個現代公民,「愛國者 治港」,是一面決不能打碎的鏡子,是必須以 生以死來堅守的紅線。人不能割斷和祖國的血 肉聯繫,也不能放棄作為一個公民的最基本義 務和起碼的良知。

「愛國者治港」合情合理合法

對「愛國者治港」提出質疑的人,當然不 會公開售賣自己的良知,相反,倒是以「理 智」和「良心」的面目來出現的。他們不是 理缺詞窮,而是振振有詞。他們的邏輯是: 現實是,在香港的複雜政治生態中,並不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的標準是什麼?或者 説,「愛國」本身是一個寬泛、抽象而難以 物。發生在立法會上的議員宣誓效忠基本法 準確地用它來衡量一個人對國家忠誠度的概 的鬧劇、公開詆毀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言 念;既然「概念」本身尚不明確,且難以作 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時指 論、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擱淺——如此等等 為準繩,那麼,它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 香港政治生態中反常、弔詭的現象,凡有眼 不僅如此,質疑者之險惡,還在於「論理」 的,都能看到;有耳的,都能聽到。有了這 又「誅心」。「愛國者治港」之標準既無存在 稗草叢生的政治生態,極少數人就有了公然 之合理性,則必有其另外的目的,也就是他 打出「港獨」旗號的惡膽。正是「物類之 們所説的,中央喜歡誰,誰就是「愛國者」。 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其 由此推下去,後面的結論就浮現出來了:以 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 實,在祖國懷抱中被千般疼惜、萬般寵愛的 「愛國者」標準來要求「治港者」,將來的 香港,上上下下早就應該好好反觀一下自己 「普選」就不是真普選。而成立所謂的「真普 選聯盟」, 也就順理成章成了為香港有真正的

然而,歪理即使有詭辯的枴杖,也難以坦然 條必須堅守的紅線。 有多大差異的價值觀,也無論生活方式和經濟 走在大道上。不僅如此,隱藏在歪理背後的真

正目的,也因其招搖過市而暴露無遺:沒有 「愛國者」這個標準的揀選,不效忠於自己的 祖國,對祖國懷有敵意的人,就有了登列管治 香港隊伍的機會,說白了,就是爭奪「管治 權」。即使是達不到目的,也有另外一種次一 級的「收穫」: 攪亂香港的政治生活,令「普 選」不能順利進行。愛國者只有一個共同的目 的,而不愛國的那些人,則懷揣着不知道多少 個「小九九」。

對於為什麼必須要由「愛國者治港」,「愛 國者」在香港的標準又是什麼,三十年前鄧小 平先生已講得很清楚,他的觀點,也早已成為 香港社會的共識。

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別會見香 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什麼 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 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 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 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 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 愛祖國,愛香港。」

「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這是一

(轉載自《紫荊》雜誌4月號)